

岁月留痕

天渐渐地黑了,我漫无目的地走在街上。街上的灯火渐次亮起来,感到肚子有些饿,想去吃点东西。

这条街太熟悉了,各种烤串、肉夹馍、黄焖鸡,还有兰州拉面。我一个都不想吃,还不如回家吃一碗泡面呢。

但又有些不甘心,偌大的一条街,没有自己吃的东西吗?在一家银行拐口处,我看到一家饺子店,店面不大,里面亮着灯,坐着三五个人。

我推门走了进去,看着上面的招牌,上面写着各种饺子的名字。眼睛一亮,发现了荠菜饺子。

荠菜饺子我喜欢吃。

我找了一个空位坐下来,没一会儿,饺子端上来了,冒出热气。

吃了一口,味道寡淡,没有一点荠菜的味道,像是青菜,又不是。但也不像荠菜,我记得荠菜有极细微的绒毛,吃到嘴里有一点毛糙的感觉。

我问老板这是不是荠菜呀?老板一脸正经地说:是呀,咋能不是呢?最好的荠菜,刚从菜场买的。

可能是吧,现在都是大棚菜,没有足够的日照,又施加各种催生素,荠菜是荠菜,但已不是原来的荠菜。

人生百味

瓜豆之趣

王贞虎

刚才无端一阵骤雨,转眼又天晴。我雨后看瓜,却带回来一轮欢笑。进门后,我随手在一张报纸下端空白处,写下几句歪诗,递给老伴看:“人在瓜棚下,手碰大黄瓜。摇落叶上水,淋湿老人家。”她竟然笑个不停,我恼她没有一点同情心,只好补上一句骂她的话:“幸亏老夫矮,撞伤不饶她。”她更乐了,知道我是夸她种的黄瓜长。

妻子用花盆种瓜已有多年,后园的泥地偏偏不用,说是黄昏后多蚊。宁愿利用前面车道旁及入口小径两侧,摆满花盆,任凭瓜藤攀在栏杆和扶手上,还叫我拉几根绳子造瓜棚,斜斜地牵至露台上。

种瓜初期,我们这对老夫老妻有许多不同意见,她竟然说出一句欺人的话:“我在夜大修过园艺课,你有吗?”我这个搞文学的哪修过这个,知道说不过她,此后就只好乖乖地做粗工:她要浇水,我就去厨房打水;她要加泥,我就去车房搬泥;无事可做时,就对着瓜豆吟哦,或者在旁找她的乐子。

在她种植的几样瓜豆中,我最欣赏紫豆的生长过程。那些纤细的紫色豆藤最热情,总爱把旁边的邻居牢牢缠住,紫色和绿色相间很好看,我把它们人物化,看成是情意绵绵的。有一年季后,瓜树豆树全枯了,藤还缠在一起,我写下这样的即景句:“叶落藤枯死也缠”。

去年是妻子第一次种毛豆,豆苗是女儿买来的。从一开始女儿就教我它的生物名字,但我始终记不住,到今天我还把它叫作有毛的豆子。收成之日,我们等女儿到来一同尝鲜。我夫妇从小生活在渝东北不同的地方,讲起童年在家乡吃毛豆的情景,竟然一模一样。我们不是把它烧成一道菜,而是在收成当日即放入水中煮熟当小吃,全家围桌剥食尝鲜。那天我们女儿一起围桌剥食,其乐融融。

而妻子最注重的是种白玉苦瓜,每年必备。十多年前她参观过一个朋友的后园,人家种了几棵苦瓜,其中有一棵长出白色的瓜,特别显眼,令她印象深刻,从此就变成了她的主要项目。偶尔也会从自己留下来的种子,培养出新苗来,但那是很不容易的事,一般都是去菜场买瓜苗回来。今年一棵白玉苦瓜幼苗约卖一元,如果能够种出乐趣来,也就值得了。

记得有一年黄花谢后,白玉苦瓜已成形,老伴迫不及待就要去数苦瓜子。我在旁边逗她,故意误导她重复数,她愈数愈来劲,事后我写了一首打油诗戏弄她:“老婆数苦瓜,数到笑哈哈。分明是十个,她说有一打。”

正是:她种瓜时我打水,种出瓜豆种出趣。



从来银杏不负秋 吴雨田 摄

原来的荠菜是什么样呢?我开始想念老家的那条河,河堤上长满了荠菜。

那时母亲还在,腿也是好的。春天,一天比一天暖和,风一天比一天柔软,河水一天比一天清澈。

每周我都会从县城赶回来看母亲,虽然来回有近百里的路,但并不感到累。母亲那时已快 90 岁了,身体还不错,看到我回来,脸上的沟壑一下子平了许多。

母亲说我瘦了,好像也是。

我不仅瘦了,似乎也老了不少,繁重的工作压迫着我。我爱母亲,但总有一天我留不住母亲,因为母亲的年岁很高了。

我害怕“瓜熟蒂落”这个词,但这一天似乎就不在远处等着我,我没有什么力量来拒绝,有时候我便惴惴地,往一口井的深处坠落。

母亲问我今天吃什么呢?我想说吃饺子!我喜欢吃母亲包的饺子,从有记忆的时候开始。

母亲是个拙朴的人,手宽厚,包出来的饺子并不精致。母亲胖,包出来的饺子也胖,一个要抵别人的两个。

但也正因为粗大,吃到嘴里反而厚实饱满,味道更加充盈绵长。

其实我是随口说的,都快中午了,哪

里能来及包饺子呢?

母亲当了真,她说了一声“好”,便拎了一个竹篮,到河边挖荠菜去了。

早春的天,远处的山仍是黄褐色的,天上有一层浅灰的云。河堤上荠菜并不多,但母亲仍挖了不少。

母亲把菜择洗干净,在开水里烫一下捞出,晾干水分后切碎。

她开始和面,开始剁肉,开始拌鸡蛋。放了一点酱油,提鲜。又放了一些碎生姜,她知道我喜欢吃姜。

她开始包了,安静地坐在那里,头发像雪一样的白。她的手早已不如过去那样灵活,但一刻也不停歇。

她包呀,包呀,每一个饺子都包进了她的深情厚意。

她在一个竹筛子上撒上一点面粉,然后把饺子一个一个排列在上面,整整齐齐。她看着这些圆鼓鼓的小家伙们,眼里流淌着无限的满足。

我帮母亲把水烧开了,饺子们一个个跳了进去。先是沉在水底,后来慢慢地浮了起来,由粉白变成了半透明,里面绿绿的荠菜也显现出来。

母亲倒了一小碟醋,放在了我的面前。饺子蒸腾着袅袅白雾,荠菜清香四溢。

这应该是我吃过的最美味的饺子了,荠菜特有的清香在齿缝间流转,猪肉的美味从舌尖一直传到舌根,滋养着每一粒味蕾。

咸淡正好,荤素相宜,饺子一个没剩,汤也喝了个尽。

这是野荠菜的味道,骨子里溢出泥土的温润。这是母爱的味道,岁月里氤氲着永久的醇厚。

母亲也说好吃!

说完她又有些不好意思,说哪有自己夸自己的呢?

母亲在这个春天走了,走的时候,满河堤都是青青的荠菜。我知道门前的荠菜会年年生长,但再也没有人给我包荠菜饺子了。

小饭店里的人进进出出,后来都走完了,我仍坐在桌前。我开始无限想念那个遥远的山村,想念母亲给我包的荠菜饺子。

迷离的霓虹深处,传来毛不易的那首《一荤一素》:

日出又日落,深处再深处
一张小方桌,有一荤一素
一个身影从空地忙忙碌碌
一双手让这时光有了温度
……

五彩地絮语

中年人的年底

郭华悦

时光,如白驹过隙。

小时候,我很喜欢这句话。写作文时,故作深沉,这句话更是必用的。那会儿,对于这句话,是发自内心的欢迎。总盼着,时光再快点,再快点,红了樱桃,绿了芭蕉,好让小小少年,长成邻家哥哥的模样,能骑着单车,一路飞驰,挥洒青春。

那会儿,未来有太多的不确定。可是,也正因如此,才显得更加迷人。而年底,对于孩子们来说,便是一道道时光的坎儿。跨过了这些坎儿,就能朝着自己憧憬中的未来,更进一步。所以,盼着一年的结束,另一年的开始,是多数孩子们的共同愿望。可不知何时,年底对于我来说,却悄然蒙上了一层伤感的色彩。

这恐怕也是多数同龄人的感慨。青春不在,当岁月悄悄爬上了额头,当双鬓染了霜雪,对于时光的飞逝,突然就有了莫名的恐惧。夜深人静时,脑中总不禁浮现出一个念头,昨天的自己,仿佛还是孩童;一眨眼,

心香一瓣

庆重阳免费游

蔡永平

早晨,杨大爷在菜地里锄草捉虫,他接到了一个电话。声音甜甜的女孩说:“您是杨富贵先生吗?我是四海旅行社公司的刘经理,恭喜您和您老伴中了我公司推出的‘庆重阳双人免费北京七日游’大奖,现向您核对身份证号……”

杨大爷皱紧了眉头,黑了脸:“姑娘,你就放过我们这些老人吧,再不要诈骗我们了。”杨大爷气呼呼地挂了电话,对老伴说:“哼,免费旅游,天上哪会掉馅饼,我才不会上当呢。”

杨大爷和老伴一辈子生活在山村里,很少出过山。这几年,儿子晓晖在城里开酒店,生意红火。晓晖多次提出让爹娘去旅游,杨大爷老两口摇头:“老了,还旅游啥呢?花那钱划不来!”

过了晌午,晓晖开车回家了,车上还有一个眼睛大大的姑娘。晓晖笑

世间万象

三个同学

胡占昆

郑弘、周密和罗文是同窗好友,同期毕业于高师速成班,又一起被分配到 C 县工作。然而,三个人的毕业登记表有区别。郑弘家庭成份是工人,父亲是浴池修脚工,学业成绩为良;周密出生于贫农家庭,父亲是农民,学业成绩为良;罗文家庭成份是商人,父亲是小业主,学习成绩为优。郑弘被分派到县文教科当干事,周密到中学做行政工作;罗文去中学当教师。罗文在高校是个积极活跃分子。他对工作分配有些不理解,郑弘向他说:“你的口齿好,能说会道,学习成绩又优秀,最适合当老师”。罗文听这么一说,也就宽慰了。三人各安其位,各尽其责,工作都很努力。两年后,郑弘升任教育科长,周密当了校长,罗文仍然站在三尺讲台边教书育人。

“文革”开始后,学校是重灾区,学生停课闹“革命”,郑弘、周密的工作都停摆了,靠边站了。而罗文被打成资产阶级孝子贤孙,戴上白袖章,责成他去喂猪打扫厕所,三天两头还

挨批判,糟蹋得不像人鬼不像鬼。身处逆境,他不甘沉沦,利用时间,坚持自修学习,十年间,他写出一本 40 万字的科教书籍。

一声春雷,万物复苏,“文革”结束。各级学校复课招生,郑弘、周密又忙了起来,罗文重新走上课堂讲台。出乎罗文意外,1982 年春,他被调任 C 县副县长,主管文体教工作,郑弘、周密对这个任命开始有点迷惑,不过,看看形势,想想道理,很快也都明白了。

时光悠悠,转瞬间,三个人都到了花甲之年,先后退休,赋闲在家,各有所乐。一天,三个同学聚会小酌。席上,罗文首先举杯说:“敬祝二位老领导身体健康,生活快乐”。郑弘、周密抢过话头说:“你是我们的领导,应当先敬您。”罗文说:“现今我们都是平头老百姓,没有谁是领导,也没有什么级别之分了,来,共同干杯!”三人一饮而尽,哈哈大笑道:痛快!痛快!

小木屋开门见山,确有“苔痕上阶绿,草色入帘青”的意味,有人无人,于云霞中,泡一壶茶,或是手磨一杯咖啡,对饮成双,又何尝不是一种人生快意呢?

“散发乘夕凉,开轩卧闲敞。”我很羡慕安徽小伙子,年纪轻轻,居然有这样的见识。看样子,也不是腰缠万贯的人。于我们而言,忙忙碌碌一辈子,到头来,那么美好的风景常常擦肩而过,留下许多遗憾。

安徽小伙子看我沉浸在自己的思绪中,依旧叮叮当当敲打着他的木板,他得赶在天黑前把整个围栏钉满。

我回转身,看到小木屋的山墙上,用墨笔写有“云上望角”。“上”字下面的一横很长,还拐了个弯儿,有种白云悠悠的意趣,也就是这一笔,整个托住了其他三个字。拐弯儿的地方还加进了一个单词“Coffee”,总体看上去构成一种艺术的效果。正面墙上,又竖着写有三行字:时空是个圆圈,直行或转弯,我们最终都会相见。

这话在理,转了一个圆圈,转了几十年,我们竟在这样一个阳光灿烂的下午,转到了“云上望角”,见到了一个安徽小伙子。

凡人心迹

云上望角

刘玉新

走在回家的路上。只有树下几头缀了白花的牛,不紧不慢,嘴里嚼着,眼睛鼓着,它们不像羊那么宽松,它们得等主人来解开绳索,才能踏上回家的路。

小木屋很小,小到不足百平米,两间房,中间用墙隔开,一大一小,大的一间,围有一个“7”字形吧台,吧台上赫然放着一台咖啡机,但小木屋又很大,大到外面整个场坝都在小木屋的视线内,对面的山,路边的树,连绵起伏的草地,都归小木屋所拥有。

屋旁有一个小伙子正在钉木板,交谈中得知,他是安徽人,娶了长阳的媳妇。有一次来火烧坪避暑休闲,听人说这个地方景色特别,没想到,这一来竟再也不舍得离开,于是,夫妻俩决定在这里流转几亩地,开一间咖啡屋。他一边和我说话,一边叮叮当当地敲击着

木板,他是用木板在流转的地里打桩,圈出属于自己的那一亩三分地。

我问:你为什么不流转些土地,把这里建成一个民宿山庄?

他说:这里做民宿的人多。我这个小木屋,自己住住就可以了。有人来观光,我顺便卖几杯奶咖,既是交友,也可以挣点零花钱。没有人来的时候,我就两口子沐浴着清风看对山的景致。

“你倒会享受。很多人千里迢迢,去住新疆阿勒泰。可他们不知道,你天天都生活在阿勒泰呢!”

小伙子笑道。是的,宜昌的阿勒泰对我这个安徽人情有独钟,我喜欢这个地方,也很感恩这个时代给予了我这样的机遇。

我的阿勒泰。小伙子风趣横生。